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五日出版  
社址 天津路聚業大樓三樓六號

請教  
指教

第一卷  
第四期

每册四分

# 清 明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四號號  
本刊已呈郵局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評 短

## 集體與和平

與國物。人類之關係，愈進步，人與人之間之關係愈密切，國與國之關係亦隨之而趨於合作。此種合作之基礎，在於集體之組織。集體之組織，不僅能集中人力，且能發揮集體之力量，以對抗個人之弱點。故集體之組織，實為人類進步之必要條件。然集體之組織，並非盲目之盲從，而應建立在個人之自由與平等之基礎上。若集體之組織，僅為少數人之專制，則集體之力量，必將變為壓迫個人之工具。故集體之組織，應以個人之發展為前提，而個人之發展，亦應在集體之框架內進行。此種集體與個人之和諧關係，實為人類進步之唯一途徑。在當前世界動盪不安之際，集體之組織，尤顯得至為重要。我們應加強集體之組織，以共同面對世界之挑戰，實現人類之和平與繁榮。

## 本期目錄

集體與和平

半月  
國際聯盟會員國應負的責任  
歐洲局勢是在撲朔迷離中  
英美法三國使節將星在上海  
時論

日圓跌價的原因及其後果

日本侵華政策的檢討

歐洲各國的重劃界問題

真實的呼聲

繪昌紡織廠的罷工

中國抗日縱火隊被破壞

畸形繁榮下的貧窮

虹口發生車禍

專題研究

外交動向的剖析(續)

幾個問題(三續)

戰後中國紡織業動態(續)

祖國在回憶中(續)

附原文

犯罪的事(二)

臥軍命案的謎(二續)

青年園地

僥倖的一羣

學生生活素描之一——吃麵



## 半月間

### 國際聯盟會員國應負的責任

中國的遭遇瘋狂的侵略主義者的侵略，已是快二足年了。中國向國聯請制裁侵略，維護和平，可說積案盈尺，而國聯始終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決定。五月二十二日在日內瓦舉行的國聯行政院第一〇五次常會中，中國又提出了至少限度的兩項要求之一，國聯各會員國應在金融上擴大對華援助，不得再以戰爭用品，尤如飛機汽油，接濟日本，二，行政院應組織總委員會，從事調整援助辦法。而行政院的決議，除了一些「滿意」「同情」「注意」等猶豫的字樣之外，還是找不到一個具體而確切的辦法。這顯然是使中國表示失望。我們知道，國聯機構已是一種集體性的，所以一切行動，也得出於集體性的，否則便失了國聯的意義；嚴格的說，便是各國都想逃避國聯盟約所應負的責任，不能履行國聯盟約應負的責任。我們應深信，祇有集體性的行動，才容易收效，才接易成就，否則便使一切行動，減削其效率，這是我們不能不喚起國聯各會員國加以嚴切注意的。

### 歐洲局勢還是在撲朔迷離中

歐洲的局面，始終還是在撲朔迷離中，因為英蘇談判不揮煩於所謂「對案」所謂「折衷方案」，所以直到現在，影響了和平陣線還是不能堅強的建立起來。反之，因為德義兩軸心國過去不遇以反共為虛偽的幌子，掩護其侵略的本來面目；現在更開便締結軍事同盟，公開表示其侵略的決心。將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的但澤問題，在納粹法西斯的陰謀之下，一天更嚴重一天。雖是德的對於歐和巴爾幹黑海

諸小國的威脅利誘，完全歸於失敗，但是英蘇兩國的談判的無期延宕，足以阻礙和平陣線的順利進行。所以歐洲局面究竟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明朗起來，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把握。不過英蘇談判，現實負了奠定歐洲和平局勢的重要關鍵的責任。那末英蘇兩國當局應當如何，切實負起責任來呢！

### 英美法三國使節將星在上海

美大使詹森氏，英大使寇爾爵士，法大使戈斯默氏和美國亞沙艦隊司令雅納爾將軍，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諾白將軍，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台柯克斯將軍的在上海的齊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尤其是因為日本已從侵略中國的領土主權，進而加緊侵略到歐美各國的在華利益的當兒，更值得我們的注意。

日本要侵吞中國，同時必須要趕逐列強在華的勢力，這是必然的；尤其因為侵略陣線正積極的向民主陣線加緊進攻的當兒，日本對在遠東占有極大勢力的英美法三大民治國若着進迫，也是必然的。不過，過去英美法諸國對於遠東問題，還是容忍，還是觀望，這不能不使日本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進迫機會了。現在，日本鼓浪嶼公共租界的非法要求，對上海兩租界企圖根本改組，甚至想把中國海岸完全封鎖，而英國郵船郎浦拉號和法郵船阿拉未斯號在香港附近迴避日本海軍的無理搜查，這一切事實更明白的昭示了日本現在已是決心地向英美法在遠東利益加以更積極的進迫。無論英美法怎樣能夠容忍，到了現在，一切利益宜接受到威脅和阻礙時，難道還能夠歡望麼？所以這次英美法的外交使節和海軍領袖在上海的集合，當然是有極重大的意義，不過英美法是否因為彼此間所受的威脅的程度，有些高低，有些不同，便又想推諉，那使我們為英美法三國在遠東利益的前途，發生無限的憂慮了。



## 日圓跌價的原因及其後果

鳳

自從中日戰事發生以後，無可諱言的；雙方的經濟情況，都受到戰事的影響；而使兩者的幣值的匯價，都遠離了政府的法定標準。因此中國法幣就發生了所謂「黑市」匯價被抑低至八九辨士。日方就乘此造作種種謠言，企圖動搖中國法幣制度的基礎；就是中國近視的人們，也有恐法幣基礎的不穩。但是中央銀行的掛牌，始終穩定在一先令二辨士半的價格。又因英國貨華一千萬鎊之平準外匯基金，法幣基礎益見鞏固，也足證明中國國力依然充實，無可搖撼。而日圓之在上海反慘然跌落。

日圓的價值，在去年六七月間，早就跌落。不過那時的一行市還比法幣高出百分之三十；換言之，就是一百三十元的法幣，僅可調換一百元的日圓。至去年九月間，日圓跌到百分之二十。本年一二月間，又跌到百分之十左右。這無異說，日圓在「黑市」中的匯價，已從一先令二辨士，陸續下降至八九辨士。和中國法幣價值是相等了。現在日圓一百元，祇值法幣八十九元。那末日圓在外匯市場的價值，不過七辨士強了。日圓這種不斷下跌，當然不是偶然的現象，而值得我人加以探討的。

據日方自己宣稱：目前上海日圓跌價的原因，是由於日圓大量流滬的緣故。據四月份的統計，從日本來滬的日人，共八千三百五十人；以每人平均攜帶五百日圓，則一月中，即有四百萬日圓流入上海；一年便有五千萬日圓。在沒有日

圓地位的上海，金融市場中容納這巨額的頭寸，自然是極困難的。其次因東北及華北限制大豆和豆油輸入華中；以致上海每月又加多了二三百萬的日圓。又因日本限制對華中貨物的輸出；於是中國淪陷區人民不得不亟以日人所發的軍用票運滬，調換日圓後，由日圓換取法幣，套買外匯，購買物資。這樣日圓的需要減少，法幣的需要增多，再加上日圓不斷的滾滾流入上海，日圓的價值自然要步趨下跌。

再日圓在華的過剩，確是造成貶價的一個原因。自從「八一三」以後，日圓流入中國的總數，約有二萬萬元。其中大部份的用途，為日軍士兵的薪餉，及在戰區內採辦軍需的資金。即以華中區而論，流布在那裏的日圓，就有三千萬至五千萬元之間。因為在日方未發軍用票之前，日圓是可以流通的。到了去年秋間，就停止流通。但是日方未將流通的日圓收回。淪陷區人民取得這種紙幣，多不敢信用，遂都運到上海，早求脫手。還有一部份投機商人，以法幣套買華北日圓，復以日圓運至上海，套買法幣。於是日圓紛以上海為區間，而上海對日幣的需要，本來不大，外匯市場，又因日方管理嚴格，拒而不納，這半身不遂的通貨只有跌價的一途了。

以上各種原因，只是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還在日本國力的問題，也就是日圓購買力的問題。本來在中國淪陷區內的日圓，日本是有力量可以抑揚他的價值。為什末日

本不能使淪陷區內的日圓維持他法定的標準，而聽其價格減低到中國法幣以下呢？這就是表示日方國內財政力的日就衰弱。我們知道日本的經濟力，原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國家。自侵華戰爭發動以來，軍費支出浩大，到現在所耗的軍費，已達一百二十萬萬元。試想一個平日專賴赤字預算敷衍平衡的貧弱國家，一旦對外戰事綿延至將近二年，而他的財力怎樣可以挹注呢？但是。他咬緊牙關，侵華戰事不肯就此罷手。那末軍費的來源，不得不取給於公債和紙幣的發行。自去年底止，日本增發紙幣十萬萬元，紙幣的發行總額，達二十九萬萬元。這巨額的紙幣，其流通範圍，當不僅在日本國內，而遍及於各殖民地。本年三月，日政府曾在國會提出議案，主張將日本台灣朝鮮三銀行的發行額，增加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像這樣無限制的通貨膨脹下去，只有使國內物價更高，平民生活更苦。同時使一般購買力減低，市面上充滿了紙幣，與物資失却了相對的均衡，日圓的貶價自是意中事。

日本爲要救濟國內財政力的衰竭，和軍費的獲得，所以不得不加緊吸收淪陷區內的各種資源。因此嗾使偽組織，設立銀行，而建立所謂「日圓集團」。先有「臨時政府」在平設立「華北聯合準備銀行」，最近有「維新政府」在瀋設立「華興商業銀行」。但是「聯鈔」發行了多時，在華北沒有信用；人民對「聯鈔」價值的疑慮，因此他的價值，就此一跌再跌，最近竟然跌至百分之六十以下。日圓因和「聯鈔」有連繫的關係，也被其拉跌。至於「華興券」的將來，注定的將步「聯鈔」的後塵。故與日圓分離，這就表示日圓基礎的脆弱。而「華興銀行」的準備，將以日圓收買法幣，因此近來上海金融市場上，有整批的日圓出賣，套買法幣，而日圓也就跌價了。

這種上海日圓的跌價，當然對日本國內日圓有不利的影响。

但是日本銀行不會支持上海日圓的價格，那末日本所希望的一日圓集團，已成幻夢。因爲在一個集團內的貨幣總要具有同一的價值；而現在上海日圓的外匯價值，僅及日本國內的日圓外匯價值的二分之一；倘然日銀行加以支持，則流通在中國的日圓，勢必回至國內，這是日本所不願這樣做的。像最近數星期來，日政府不准遊客攜帶日圓赴日，和不准用日幣償付由日本及東北運滬的貨價；這就是防止日圓跌價後，逆襲日本，這樣流通在上海的日圓，將和德國流通在海外的馬克，是同樣的結果。

由於這種通貨膨脹的結果，循致日本國內生產力減退，物價高漲，購買力更低。他既無力挽救上海日圓的慘跌，而對華戰事，仍無法結束，則今後日本國力的消耗，一定與日俱增。而日圓購買力，也必日趨惡化。那末日本經濟的總崩潰，已不在遠。目前日圓的跌價，祇是開其端而已。相反的，中國法幣價值的始終穩定，與對日圓價值的相對的高漲，這正證明了中國的長期抗戰已獲得了最後勝利的朕兆。而侵略者將自食其報，請大家拭目而待罷！

## 本刊啓事

(一)本刊自第三期發行以來迭接讀者來信要求刊登林語堂先生之兩位女公子寫的「祖國在回憶中」之英文原著爲接受讀者之意特在本期將原文全部刊登嗣後如有其他名著譯稿當附載原文藉副讀者雅望

(二)本刊自第三期公共讀者增開「青年園地」一欄後已承一般青年讀者來稿茲以篇幅關係先發刊兩篇惟內容頗饒趣味尙希各界青年繼續賜稿爲荷



## 日本侵華政策的檢討

道一

日本爲什麼要以武力侵略中國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是十分費解的；尤其是經過了這二十餘個月的中日戰爭中所表現的種種事實中，更使我們莫測高深了。因爲在這次日本的武力進攻中國，不但是損人，而且是害己，除非是傻瓜，才肯這樣去做罷！

有人說：日本是爲了要堅強遠東的防共陣綫，要求中國參加防共協定，而遭遇了中國的拒絕；甚至說中國不但拒絕日本這種要求，而且中國反走上了赤化的路。所以日本要以武力進攻中國，要中國「屈服」之後，還是來參加防共陣綫。

蔣委員長在二六訓詞中說：「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在這句話裏，不但充分的說明了中國是沒有赤化；而且充分的說明了中國是有自己的主義，有自己的立場。中國決不允許以別人的主義強迫中國來接受，中國也決不允許以別人的立場來干涉中國的立場。這是中國的一貫精神，也是中國的一貫政策。

所以日本是決不能以武力來達到他的企圖壓迫中國參加什麼「防共」協定的。反之，正因爲日本的無理由的在中國境內演着瘋狂的大屠殺，使中國的社會陷於極度的恐怖與紊亂的狀態中，使中國的各地方的人人流離失所，輾轉溝壑，痛苦萬狀。這種種情形，才足以養成赤化勢力的活躍；製造赤化勢力的膨脹。所以與其說是日本爲了防共而戰；無寧說日本正爲了一廂慾赤化「製造赤化」而戰。

蔣委員長在二六訓詞中又說：「他如果爲了防共，……」

那麼今年七八月間，當張鼓峯軍事衝突時，何以他的駐蘇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躬却步，而最後終於屈服？誰都知道，蘇俄才是赤化的大本營；蘇俄才是奉行共產主義的國家。那末日本要防共，當然是防止蘇俄。但是日本在外交上，可以對已經赤化了的蘇俄事事讓步；對與赤化完全無緣的中國，却得寸進尺。這是誰都不能明瞭的。

有人說：日本是爲了感覺國內的原料和國外的市場的缺乏。所以在形式上雖是已形成了一個近代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但是由於這些原因。使他的國內的一切矛盾，更趨於尖銳化。而日本要解決這日趨尖銳化的矛盾，便不能不求向外發展。可是向外發展的路綫，在北進與南進的政策中，隨時要碰到蘇俄和美國的硬頂子的。所以他是不敢輕於嘗試。祇有西進，才是最有力最容易收效的一個政策。

不錯，中國有廣大的富源，可以補救日本的原料的不足；中國有衆多的人口，可以成爲日貨的最大的主顧。所以這也許是日本方面認爲一個比較實際的理由？但是日本是不是武力侵略來開發中國的富源呢？是不是能够以武力侵略來向中國傾銷日貨呢？我們在這次中日戰爭中所表現的種種事實，便可很充分的來解答這兩個問題了。

在這二十餘個月中，日軍已深入到中國的內地。在形式上日軍不但已占領了中國一大部分的土地。尤其是中國的許多精華，都被日軍所占領。但是實際上，日軍真能占領的，不過是若干交通綫；日軍所能真真控制的，不過是若干沿交通綫的城市。至於廣大的原料所在地，除了一些現存的原料，日本方面可以暴力加以攫取外；大量的重要的原料，是

無法開發的。日本現在雖是在淪陷區內，宣傳者籌設許多企圖組合，將要有巨量的投資，準備開發實業。但是這些祇是紙上談兵，完全是欺人之談。最多想靠着軍事力量，來加緊壓榨一般生產者的剝削利潤而已。

同時，因為日軍利用了優勢的軍火，和新式的武器來進攻中國。大量的人民是被屠殺了。許多的財產是被摧毀了。在日本軍閥鐵蹄所踏到的地方，城市是變成了瓦礫市場；農村是變成了荒涼的廢墟。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一方面是人民的購買力極度的衰落。一方面是人民對於日本懷恨的心理，益趨深刻化。所以在淪陷區內，日貨雖可充量運入。但是人民或是無力購買，或者不願購買。運入的日貨，祇能堆存在堆棧裏。至於內地，更使日貨絕跡。由於以上的說明，我們便可很明白的看到日本在這次的對華武力侵略中，不但得不到中國富源；更使原有的市場，受到了空前的浩劫之後，日貨的銷路，反趨緊縮。

也有人說：日本這次對華武力侵略，便想吞嚥中國，實現他的所謂「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迷夢。我們且不必來論定中日戰爭的結果，究竟勝敗誰屬。因為這是將來的問題，留待將來的事實來給予證明。我們祇就過去和目前的情形，用純客觀的目光，來論斷日本在這次的對華武力侵略中，是不是能夠實現其「征服中國」的迷夢。

我們在沒有解答這個問題之先，我們就先就自中日戰事發生到現在，日本國內情形是怎樣。第一我們在日本的能力物力方面說：日本爲了支持這長期的戰事，日本國會已是支撥了七倍於日俄戰爭的戰費，充作對華軍事特別費。換言之，就是自一九三七年自蘆溝橋事變，到現在爲止，日本國會所陸續核撥的戰費，合計已有一百二十萬左右。這個龐大的戰費，在平時的日本財政，決不能負擔的。所以一方面是增加稅收，增發公債；使人民的負擔，一天加重一天。另一方面是通貨膨脹，正貨準備外流，使幣值貶價，人民生活水準一天降落一天。至於物資方面，因為要大量供給軍用，一切都受了政府的統制。所以一切日常生活上所需要的東西；甚至從

事輕工業和其他與軍事比較無關係的各種生產事業所需用的工具，都感缺乏。據路透社五月一日東京電日本農相櫻內幸雄談：「……因政府統制計劃，而起之物料短少，更爲嚴重。鐵類既被統制，農具乃形缺少。而鐵釘鐵絲之缺少，亦使裝水菓箱之製造，受其阻礙。肥料因汽油之缺少，不便散佈。馬達因重油之無着，不能使用。撲滅害蟲之藥，亦無法獲得。……」在這寥寥數語中，我們更可推想到日本國內對於物資應用所發生恐慌的一般了。

第二，我們在日本的人力方面說：一方面是日本人民的大量殘廢和死亡。一方面是大量人民脫離了生產，和其他各種職業，參加對華作戰。雖是日本沒有正式發表過他在對華作戰的準確傷亡數。但是照一般的估計，日本從蘆溝橋開戰以來，一直到目前爲止。日軍的傷亡數，大約在一百萬左右，同時日本爲了支持這極長的戰綫，控制這廣大的占領區。所以不能不有大量的軍隊來維持。據一般的估計，日軍在中國境內的數量，當在三十師以上。此外，還有大量的憲兵，警備隊，和特務人員派駐在中國境內。這樣，使日本國內人口大量的減少。這少許是說，可以解決日本國內人口的過剩問題？但是日本這樣的減少國內的人口，造成了日本國內產業上，感覺人力缺乏。使產業界發生恐慌，甚至紊亂。所以日本當局有決定頒佈旨在動員十六至十七歲的青年，至少五百萬人，從事總動員事業的勅令。這種事實，也足以充分說明日本國內所感覺到的人力恐慌的一般了。

總之，日本在這次中日戰事中，不但絲毫得不到一些他所企圖得到的東西，絲毫解決不了他的企圖解決的問題。而且因爲中國戰爭，而使他的許多困難，格外利害。在中國境內深深的陷入了泥淖。在日本國內潛伏着更大的危險。所以有人說：日本在中國是賭博，是冒險的嘗試。

日本爲什麼要以整個的國運來作這冒險的嘗試？這完全是由於「日本軍閥，爲錯誤觀念所趨。」這個錯誤觀念是什麼呢？因爲這狂暴成性的日本軍閥，急切想建立「奇功」以爲自己是怎樣了不得了，中國是怎樣脆弱而可欺。這樣便

成了大錯。所以我們簡單的說，這個錯誤，便是「既不能知已，又不能知彼。」這我們便可很明白的看出日本這次對華武力侵略是一種極大的冒險。冒險的後果是怎樣，也不言可

知了。

蔣委員長在二六訓詞中說：「我們祇可惜日本這一個國家，經過當年維新志士犧牲了多少心血和精神，才造成了這樣一個強盛的國家。到如今民衆無力，朝廷無權，政治家沒有節操和識見。坐令少數壯軍人倒行逆施，妄用了國力，動搖了國本。……」蔣委員長又說：「我們和日閥雖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但我們和日本民衆究竟是鄰邦同文的民族。由他的歷史，想他的前途，豈但覺得可危；實在也替他們可惜。……他們（指日閥）現在已經忘却自己歷史，忘却自己地位；外看不見世界，內看不見自己的危機，對面又不認識革命時期的中國。……」蔣委員長這種仁慈的精神，遠大的眼光，透澈的認識，確當的論斷，在這寥寥數語中，充分的表現了。

我們並不希望日本因為少數壯軍人的狂暴和庸庸，而把整個日本民族的生命斷送。我們希望日本民族能夠極有理智的成爲一個強盛的國家。蔣委員長告日本國民書中說：「……以期一旦翻然覺悟，共策東亞之和平，雅不欲陷兩國於萬劫不復之境。」蔣委員長又說：「中日兩國，本爲兄弟之邦，在種族文化上，皆結有綿遠之因緣……以如是密切之關係，兩國間應如何相親相睦，以圖共存共榮。」所以我們希望中日兩國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來建立真正的共存共榮的基礎。

日本的軍部在戰事沒有暴發的時候，曾經宣傳着可以「不戰即可屈服中國」。等待日本軍隊侵入中國境內，而中國發動堅決的抵抗之後，他又宣傳着「不過二三月短期間可速戰速決」。然而因爲中國的抵抗力，在賢明偉大的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愈戰愈強。所以他又不能不說：必須準備長期作戰。同時日本的内閣，在最初的時候很傲慢的說要把中國打得屈膝。大有一口吞下中國之勢。其後他知道中國是不能屈膝的。所以，到了近衛快要下台的時候，又提出了什麼「

東亞協同體」「日滿支不可分」等外包糖衣內藏毒藥的論調。來誘致中國上當。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已無可否認國民政府堅強的統治力量；尤其是爲全國熱烈擁護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的不可動搖的地位。所以他是不能不改變其口調。到了最近平沼在全國府伊會席上說：「日本願中國重行考慮其反日之態度，而擔負其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責任。」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由於中國的堅強抵抗所給予的教訓，而使他不能再堅持其所謂「不承認蔣政權」和「打倒蔣政權」了。同時他也覺悟到要實現他的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一定要得到中國的諒解和合作。這些不論在軍事方面和政治方面日本的口調，逐漸在更換，雖是不能證明日本已有澈底的覺悟。但是至少日本已是覺悟到用武力來實現他的企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日本的有識之士和覺悟的民衆，已經看明了日本的一切，不啻是自殺政策。所以他們已經從懷疑而到懷恨，這是顯然的在加緊日本的危機，所以日本的主政者不能企圖以新的姿態，新的口調，來欺騙甚至隱蔽日本的國民。

蔣委員長在告日本國民書中又說：「中國自抗戰至今，祇認日本之軍閥爲敵；不以日本國民之諸君爲敵。中國軍民對於愛好和平而深受軍閥壓迫之諸君，始終認爲利害共同之良友，而懷滿腔無限之熱情與期待；深望諸君及早省察兩國安危之至計，團結一致，反對強暴軍部，立即發揮貴國國民正義之意志與力量，促使變更侵略政策，恢復和平，以期實現中日相互之親睦，奠定東亞永久之和平。」

我們深信日本不乏有識之士和覺悟的民衆，他們一定能夠認識如果日本不變更其政策，一味蠻幹下去，使殘殺的慘禍，長此繼續下去，而陷兩國於萬劫不復之境，這時恐怕真要演出一齣使日本完全意想不到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一幕了。

日本的有識之士和覺悟的民衆們！你們要澈底的脫離日本軍閥的絆羈，有力的糾正日本軍閥的錯誤，有力的喚醒日本軍閥的迷夢，使中日兩民族真誠的携起手來，一致努力奠定東亞永久的和平。

## 歐洲各國的重劃界問題

張葉舟

三年前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羅易士，從歐洲回到美國，曾嘆一口氣說：「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原來是十四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文學家的話總難免誇大，然與這句話多少有點真理。

仇恨！懷疑！恐懼不安！是凡爾賽的產兒，窮兵黷武，貧困饑餓！也是這個條約的結果；——凡爾賽條約本身的不健全，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便是滿意現狀的英法等國，有見識的政治家，也明白其本身的不健全，爲了補救這「不健全」，於是在國際聯盟盟約中，便規定大家互相尊重及互相保障這個國界，誰動手破壞這些國界，誰便是全體的敵人。國際聯盟盟約，他們認爲不夠，於是再來一個非戰公約，再來一個羅迦諾保安公約，再來一個史得來薩協定，再來一個四強公約，再來一個法蘇協定，再來一個……來保障已成

的國界，不許大家動手。  
不幸的，因爲過去張伯倫達拉第輩的怯懦和畏縮，在一味妥協委屈求全的「綏靖政策」下，使一切條約，都不過是白紙上一些黑字。尤其是各小國的未能聯合團結起來，像最近阿爾巴尼亞被侵略時，南斯拉夫竟拒絕援助，不顧到「唇亡齒寒」，結果南國自招意軍壓境的威脅！凡爾賽體系的個別離心，一切「保安」式條約聽憑次第撕毀，甚至自己去破壞。所以塞尼黑的英雄們所簽訂的協定的墨漬未乾，捷克已亡國了！

歐洲的地圖是不是要再重畫一次呢？即使重畫，還不是凡爾賽的再版嗎？誰能畫出較好的地圖來呢？便是讓德國的希特勒或意國的墨索里尼來畫，會畫出較好的線來嗎？決不

能的！因爲各民族對於邊界，各執一辭……

法國要求拿破崙帝國時代之邊界，而大文學家葛羅以爲萊茵河是法國的天然邊界。波蘭要求波蘭王國時代之舊境，而這個邊界會深深的割進德國腹心的。塞爾維亞要求 Dnieper 王國時代之故土，捷克斯拉夫也可說要波希米王國時代故土，希臘要君士坦丁堡帝時代之境線，而德國要全歐洲有德意志人地方，都要在希特勒卍字旗之下！

他們不但要歷史上最大的領土，他們更要爲國防打算，而得到最容易防禦的界線，高山，是他們認爲可以避免敵人侵入的，然而歐洲有幾條做邊界的山脈？而歐洲又有那一條山脈，會擋得住鄰國軍隊的侵入？阿爾卑斯山擋不住拿破崙的軍士，何況現在更有飛機可以飛越？各國要高山爲屏，更要高山的全部，山頂爲界還不足，要那一邊的山麓都包括進去。所以意大利不但要阿爾卑斯山，更要舊奧國的泰洛爾山地，因爲軍事上說來，最好的防守方法，便是進攻敵人！所以歷史的國界，與軍事的國界，同樣的互相衝突，沒有相讓餘地的！

據此，要重畫歐洲地圖，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畫法：希特勒要自波羅的海到愛琴海，塗上一片德國的紅色；而匈牙利要在多瑙河流域，塗滿了一片黃色；所以，要重畫歐洲的國界，不過徒增糾紛，再說一句話，即使真像法西斯的雄心，把歐陸給希特勒墨索里尼倆平分分了，最後他倆還免不了要打起來；因爲就「侵略者」說，是容不了另一個對立的一「侵略者」的！我們不能不爲着歐洲和平的前途發急！

× × × × ×



# 真實的呼聲

振亞

中華民族立國亞洲，文化發達最早，凡哲學、宗教、倫理、工業等等，在幾千年前已經發揚光大，允為世界先進之國。日本呢？他的文化完全由於我們孕育莖長，故我國與日本的民衆向來公認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的國家，是兄弟之邦。所以兩國的種種關係，都是非常密切，在這種密切的關係上，兩國都應該懷着「同患難」「共安樂」的意念，相與「精誠親愛」，以期共存共榮於東亞大陸！

那裏知道日本當道乃素執褊狹之見，一本其侵華野心，對我中國不斷的逞其殘暴。考之明治八年安藝賴久太郎，所著日本外史，三百年前，豐臣秀吉以明代朝廷失政，武備不修，出兵略明，率五十萬人，作會師北京的幻想。當其未出兵前，他在關東，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撫其背道：

「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吾若遂略地至明，若以爲何如？」豪語炎炎，儼然不可一世。迨他出兵時候，有人勸他「盍以善漢文者從。」秀吉昂然答道：「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可見他當初不祇要亡中國的土地，而且要滅中國的文化。可是他寇明的結果，中國却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樣脆弱，而他率領的兵隊，也並沒有像他假定的那樣堅強，屢戰敗績，終於積勞致命。在他臨死時，密告他的心腹道：「吾與明搆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受外國侵辱，及吾身受焉，吾深恥之！」少頃，又張目道：「勿使吾十萬兵爲海外魂！」言畢而逝，這一齣倭寇侵明所演的悲劇，如此結局。在秀吉侵略明朝的時候，有黑田孝高者，曾經私語他的同僚：「吾聞外征諸將，有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明逃匿，野無青草

，是得其地，有何益哉！」夫前事之失，後事之師，這種歷史的教訓，堪爲日本後來執政者的鑑戒。可是，日本到了田中內閣尤其變本加厲，他那關於侵華的奏摺裏面，竟然把「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爲其傳統政策，溯自六十年來，「琉球之役」，「甲午之役」，奪吾屬地，撤吾屏藩，接着強迫接受「二十一條件」，陷我國於不復之地；支持軍閥內亂，削弱我國勢，造成「濟南慘案」，破壞我革命。「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事變，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強佔我東北土地，奴隸我三千萬同胞。隨後又由於「一二八」事件迫訂上海協定，由於「長城戰役」迫訂塘沽協定，得寸進尺，惡陵不已，一考六十年來的種種毒計陰謀，無非欲遂其蠶食鯨吞的目的。

比至近衛文磨組閣，眼看見中國民族，漸趨團結，朝野協力，步上復興之途，認爲吞滅中國，再難延緩，遂於往年（一九三七年）「七七」，始以駐在蘆溝橋的日軍乘夜突擊，繼於「八一三」在上海發動海陸空軍大舉進犯，企圖一舉而征服中國，達到其進而所謂征服世界的夢想，中國當此生死存亡關頭，實逼處此的不由不起而抗戰。抗戰迄今，將及二年，此二年中，日本挾其數十年處心積慮準備充足的飛機大炮，出以毒辣兇狠的魔手，大肆荼毒；自平、津、而察綏，而晉、魯，而蘇、浙、皖、豫，而湘、鄂、贛、粵，無量數的產業與資產，被其摧毀荒廢，無量數的壯丁青年及婦孺老弱遭其姦掠燒殺，數十百萬戰士，喋血沙場，舉國上下，敵愾同仇，堅苦卓絕的抗戰精神，愈持久而愈熾發，民族復興之機，隨著抗戰而漸呈活潑。反之，日本由於此次侵略戰

爭的現實，却已感受深刻的痛苦，陷於困窮的處境，「速戰速決」的預期，遞不可接，民窮財盡，羅掘將空，泥淖益深，不堪自拔，馴至國際形勢日趨惡劣，國民反戰厭戰的空氣，日形濃厚。曩者豐巨秀吉的命運，必然的將要落到目前法西斯軍閥的身上。聽啊！陰森森的倭寇塚畔，在怒吼的風聲之夜，似乎已傳出深「悔」——「深恥」的悲慘而微弱的呼聲了。

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告日本國民：「目前在狂熱燃燒中的侵略，火線上很多中國無辜的人民被屠殺，家屋被焚毀，田村都已荒蕪，種種無人道的驚異事實，已經傳遍了全世界。然而同時這些善良的和平的日本國民正刻刻陷入了可怕的破滅泥渦。明白這種事實，就知道中國人民所以目前仍然認日本國民為朋友，稱為兄弟的理由了。共同的仇敵乃是攪亂東亞和平的日本軍部法西斯主義者……同胞諸君，這些東西用盡一切卑劣的離間政策，在日本國民與中國國民間造成了深厚的隔膜，祇因這個陷阱招致了七年來不可開交的東洋大不幸……親愛的弟兄們祇要喊出真實的呼聲，用這種呼聲粉碎這些東西的離間與孤立的政策，如此，我們立刻可以恢復了人民的充滿正氣的自信力……目前中國正向着我們伸着親愛的手，誠然人與人真心相映的時候，真能表現着一個崇愛的人類世界！」鹿地亘上面告日本國民的話，充滿着真理與正義，相信日本愛好和平的國民，必然的深具同感。

什麼是「真實的呼聲」？偉大啊！孫中山先生一九二二年向日本國民提倡的「大亞洲主義」這樣說過：「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呢？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最後喚醒日本國民，以為「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文化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什麼是「真實的呼聲」？偉大啊！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

## 本刊創刊號目錄

發刊辭

從中日戰爭說到和平與戰爭

我們要怎樣加強自己

堅強我們抗戰的信念

急轉中的歐洲局勢

七個致命的劣根性

## 本刊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可歌可泣的五月

半月間時事評述

動員上海游資建設西北西南

從英波協定的訂立說到怎樣建立堅強的和平陣線

孤島教育界的功罪論

在最高統帥府

德意志能參戰麼

上海話

幾個問題

犯罪的故事(一)

杜間裏的自殺

編後餘言

七個致命的劣根性(續)

轟炸中的池魚

### 綸昌紡織廠的罷工風潮

一家容納二千七百名左右的女工，一百餘名的男工的規模很大的紡織廠——綸昌，雖是開設在氣氛籠罩着的浦東，因為是英商經營的關係，沒有遭遇到像華商經營的工廠一樣的惡運，但是，在×方勢力控制之下，也總不給他安妥穩穩的過去，五月二十日那天，終究發生了一場混戰發生以後的第一次的大規模的罷工的風潮，引起了全上海人的關切甚至不安。

本來，在這告着嚴重的失業荒的時候，像綸昌紡織廠的男女工人能夠安定的工作着，能夠賺得比較優厚的工資，當然可算是一個幸運呢，而為一般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失業羣看得眼紅。那末，他們為了生活，雖是受些虧，也得暫時的忍耐一下，想來也不致鬧成這樣嚴重的事態。然而終因一個俄籍司關毆打了一個工友，廠當局又開除了一個工友的緣故，鬧成了全體罷工的風潮。

據某方的宣傳，綸昌工人的罷工，是工人們自動的反英運動的表現，據各報所得的消息，是某方利用少數工人鼓勵風潮，又據廠當局所宣布的是：因為全體工人受了少數不良份子的煽動，而釀成了這風潮。我們在這裏不願來論斷這個風潮究竟如何發生的，尤其是現在勞資雙方已能得到相當的妥協，大多數的工人，均已表示願意上工，不久當可照常開工了；所以更不必來究討這含有複雜性而容易招致是非的快或過去的問題，我們所要說的，是將來如何維持勞資間的永

久的協調！

在這樣的一個艱難而多事的局勢中，尤其是處在這樣的複雜的境況中，綸昌紡織廠的勞資雙方，應當本着互愛互助的精神，開誠的合作。在資方應當體念在目前的上海，一切物價的指數都提高了，生活程度因此也一天艱難一天，而且因為上海的畸形的繁榮，各種工業都能獲得厚利，紡織業在去年便是特別獲利豐厚的一業，綸昌紡織廠當然不致例外，所以綸昌當局對於勞方的一切待遇，應當多多加以改善。勞方對於資方，也得體察目前處境的艱難，決不能受到外界惡勢力的誘惑，使廠務進行發生障礙，因為惡勢力是隨時等待着有一有機會，便來實行搗亂，結果便是使勞資雙方同受其虧，而從其魚利的，那便另有人在呢！

### 中國抗日縱火團被破獲

虹口，自從「八一三」事件發生之後，便儼然成爲日本所獨占的軍事根據地。這時雖是原有的工部局，也不准在區內活動，直到現在，還是在日本勢力的嚴密封鎖之下，成一個神秘的特區。無論何人，如欲經過這特區，便要先得日方的嚴格檢查，至於要住居在內，那末更要受日方的監視。可是這特區內，還是不時發生了所謂「恐怖事件」。在戒備嚴森嚴的魔窟——新亞酒店之內，曾經發生了一件直至現在還無法破案的暗殺案，最近又不時發生着神秘的火警案，使日方蒙受了極大的損失。據日方所發表的消息：「此案火警案件，均爲中國抗日縱火團所發動，彼等目的，在以有組織之縱

夫，擾亂日軍佔領地帶。該團已於去年十二月間組織成立，全體團員，共有十四人，在團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沈順林指揮之下，屢以神秘莫測之行動，從事縱火工作，彼等開始工作之時間，遠在去年十二月之前。其所付諸實行之第一計劃者，計為焚燬日本郵船碼頭之倉庫及日本總領事館警察署。……本來，在日方緊密封鎖下，所有虹口一切消息，都是十分隔膜，我們偶然從虹口的來人的口中，傳來一些已失了時間性的神秘的火警案，但是我們是沒有辦法給予證實，更沒有辦法知道內容。直到現在，我們才證實了這個消息，我們並且明白了這是中國的愛國青年冒着一切危險，本着堅持不拔的精神，運用其巧妙而迅速的方法所做的，雖是這幾位英勇的團員，一定是遭遇了不測之禍，但是他們的精神，是永久不死，他們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 畸形繁榮下的公用事業

我們從租界內的公用事業的營業情形來加以觀察，格外可以證明了租界是完全在畸形的發展中。據公共租界的如公用事業機關所公布的營業狀況，雖是因爲公共租界的東區的被割據，而使他的營業範圍縮小，但是營業所得，大半都能恢復了戰前狀態，特別是交通事業，比戰事還要發達，祇是電力事業，却大爲遜色。去年一年中，公共租界的公共汽車，乘客達五七，八一三，四八四人，電車乘客達九九，二〇四，一六四人。至於法租界，雖是沒有公布的消息可稽，但根據我們目擊的情形，當然要比戰前增加至百分之一百以上。公共租界的煤氣供給量，以用途可稽考的爲限，達七三九，八九七，一五六至高尺，自來水供給量達一六，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加侖，也比戰前爲增加。可是電力的供給量

，爲三〇二，四九四瓦。爲近三年來，最低落的數字。

這種數字的增減是充分的證明了上海的畸形繁榮。電力供給量的所以低落，不在普通用戶需用量的減少，因爲租界上的戶戶的增加，是無可諱言的。但是電力對普通用戶的需用量是極爲薄弱的，大量的電力的需用，完全要靠工廠的。所以用戶雖是大量的增加，而工廠却反見減少，用戶所增加的電力需用量，無法來補償工廠所需的電力的減少量。這是證明了租界上生產事業的衰落。反之，電車公共汽車的營業特別發達，也可證明了租界內的消費量的增加。

### 虹口發生汽車互撞慘劇

雷士德學校校長李利在虹口發生撞車斃命的案件，還沒有了結，接着又發生了一件更慘酷及嚴重的汽車互撞的慘劇。以虹口境內的車輛的稀少，加上日方所自誇的在虹口境內警戒的嚴密，在理想中，當然不致像交通管理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中的地方一樣，而使屢次發生了這樣嚴重的汽車互撞的慘劇。雖是互撞的兩輛汽車，一輛是日商的日本洋行的裝貨卡車，另一輛是日商經營的公共汽車，本來也可說自食其果。不過這次慘劇中，無辜的工人，死傷的達十六人之多，我們就人道來說，心理總覺得有些不忍。除非是幸災樂禍的，除非是以生命爲兒戲的，才可視若無睹。

### 歡迎投稿

### 歡迎定閱

## 專題研究

# 外交動向的剖析(續)

二、國際間根本沒有友愛這樣東西的

一九一四年比利時人民底英勇壯烈的犧牲，激起了許多識者的同情淚；但當一九三八年九月間的危機時，它們却動員全國，陳兵法境。

三、國際間是談不到信譽的

最明顯的鐵證，莫如意大利在一九一四年和奧國訂了約，到一九一五年它竟正式對奧宣戰。在十八及十九世紀的時期中，法國曾數次的破壞同盟國簽訂的條約，並幾次損害瑞士國底中立。一九一四年英國對德宣戰的理由，並不是因為它破壞了比利時底中立，和撕毀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條約，乃是為了荷爾底海口噴做安脫華潑 (Antwerp) 受到了威脅的緣故。所謂那枝準對着英國心臟的手槍。

四、在外交無所謂「內心負疚」那一套事情的

英法譴責義日在中阿二國的暴行，但是它們自己也會屠殺，掠奪並開發阿爾及立 (Algeria)，摩洛哥 (Morocco)，蘇丹 (Sudan)，曲勒斯梵爾 (Transvaal)，墨特格斯爾 (Madagascar)，及潑來斯丁 (Palestine) 等弱小民族。印度支那在嚴灣 (Yen Bay) 叛變以後，多數的人民遭受了槍擊，斷頭台和空中轟炸的極刑。鴉片戰役，東京戰役和拳匪叛亂 (搶劫並焚燒頤和園)，使中國蒙受了竭盡人間的慘劇。

五、國際間沒有大公無私合乎理想的動機的

美國在一九一七年提倡正義，和平等的目的是為了要討還一部份的戰債，並對於交戰國的雙方取得馬首是瞻的

慾望。它在日本取得了大砲市場後，方始宣佈「門戶開放」政策。與「勢力範圍」不同的「門戶開放」的原則，是在表徵了美人底財產和商業的至高至尊。

六、國際間不講人道主義的

英法美對於德國底排斥式米忒族人的行動，無不切齒痛恨，可是為了把自己底人烟稀少的地方給幾萬猶太人居住的問題，大家都互相地推諉。

七、弱小民族是沒有權利可言的

凡爾賽條約剝奪了奧國境內的德人，蘇台德、南泰爾 (Southern Tyrol)，但澤，米美爾，雪來西 (Upper Silesia)，斯洛伐克，和曲來雪爾凡尼 (Transylvania) 境內的匈牙利和波蘭境內的猶克爾等人民自決的權利。

八、弱小國家是無法獨立的

它們所有的政治和經濟設施，必得聽命於強鄰。列強對於西班牙，久為英國垂涎的葡萄牙，中歐，東南歐，和南美洲的統治，無不在競爭地計劃中。

九、種族觀念在國際間是不存在的

看到安利 (Aryan) 族的德人與蒙古人及歐亞族的日本人底結合，便可知了。

十、什麼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反法西斯主義、在國

與國的關係上是絲毫沒有影響的

法西斯主義對於納粹德國和法西斯化的日本軍閥底行動，沒有絲毫關係，正與共產主義對於俄國底外交政策同樣的沒有關係。希特勒利用它們底堅甲利刃，繼續威壓第

二底一貫的侵略政策。意國的橫衝直撞，是根據了墨索里尼的龍擊克立斯壁(Crispi)將軍底擴張政策。日本是在繼續它在五百年前侵略中國的一貫政策。在土耳其，蒙古，和中國，斯大林是進行着沙皇底反日反英政策。

蔣介石將軍在過去曾與共產黨積不相容，而今日在斯大林執政下的蘇俄視之，他是一個神聖的民治英雄。將土耳其的幾百個共產黨員處以絞刑的阿太脫耳克(Ataturk)，近時常受着蘇俄底隆重的紀念。

民治的法國與全能的獨裁的蘇俄所以締結盟約，看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與沙皇底結合，便知道它底原因了。同樣的，法國是受着因與染有法西斯色彩的波蘭和羅馬尼亞簽訂條約的束縛。蘇俄因為捷克斯拉夫人民遭到大量的屠殺，隨着過激派過法西化的波蘭；現在它却與幾年前被法國底共產黨員呼為「戰爭的製造者」伯克外長頻送秋波。

羅斯福總統為維護拉丁美洲底民主政權計，撤換了幾個行政首領，目的在抵禦境內的德意日三國僑民在商業上的競爭。

十一、國際間沒有和平這會事的

各國底政體各自不同，各國底主義各是不同，但各國先大炮後麵包的步驟是絕對相同的。以外交政策為出發點，世界上的國家沒有善和惡的分別，世界上的獸類也沒有羊和狼的分別。

國際間運用的祇是獸類的法律

世界上僅有已滿足國家與未滿足國家的分別，強國和弱國的分別。各國都像平等的狼一起的在世界樹林中尋食——瘦弱者要長大，肥壯者要維護它們底肥壯，小狼為要得到一些分潤，是在恐懼着大狼的侵吞。

揭去外交上情感和主義的假面具，便可發覺一片赤裸裸地駭人聽聞的內幕。  
戰爭是資本主義國家間軍事方面的競爭狀態，政策是資本主義國家間外交方面的競爭狀態，二者殊途同歸，一以爭奪國外市場，攫取原料供給，擴展經濟勢力範圍為事。此項競爭是十足建築在統馭現世界的經濟制度上的。  
(完)

本刊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恭聆蔣委員長五一訓詞  
半月間時事評述  
時論

日偽設「華興銀行」反映日本國內經濟的困難  
及其對華經濟侵略的企圖

勝利的途徑

加強團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戰後中國紡織業動態

英蘇特輯

英蘇關係

英蘇談判

英蘇談判與集體安全制度

上海話

專題研究

現代戰爭與政治經濟

外交動向的剖析

幾個問題(二續)

譯叢

祖國在回憶中

犯罪的故事(二)

風聲  
以革命案為的述

## 幾個問題 (三續)

(十一)從不和日本侵略行動合作的政策中，有什麼可給我們意外的結果！

可以比較快一些地結束戰事；可以中止犧牲中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日本底擴張；可以減少美國人民因着海軍底擴張而負擔的捐稅，可以使遠東的實力底平衡有一個可能的改變；可以使獨立自由的中國和其他國家發生合作關係；在日本的軍閥階級底失勢；現在被壓迫而可以造成新影響的自由分子底抬頭；現在用以擴張國家領土的軍事行動底受到巨大的打擊；在中國和日本可早些開始重新建設；在太平洋上可早些恢復和平的通商和國際間的安全。

(十二)美國底實業和商業，會不會因着美國對日禁止銷售軍火和軍需品而遭受到很嚴重的損失？

已經說過了，兩種最受影響的工業在停止對日軍火貿易後所有的損失，約等於一年中的一星期的工作。在我們對於和平和將來的安全的貢獻上，這是所應該出的代價。這代價和現在貿易所有的損失，和在戰爭底延長的結果中，東方貿易損失底增加相比較，這數目是極其微小的。和現在太平洋上因着海軍底擴大而所有賦稅的負擔相比較，這代價也是極其微小的。

我們希望美國願意放棄她現在從無辜人民底犧牲和悲痛中所取來的利益底很微小的部分，更希望在這種商業中現在謀利的人，她們在現在的責任上和機會上有一種比較遠大的眼光。我們希望在有可能想出方法來以彌補這種損失。

在和平貿易底恢復，和在獨立的中國因發生友誼關係而使投資與市場機會底增加，就是將來的一個巨大的補償。

再進一步說，和平貿易底恢復，要恢復我們在日本的棉花、木料和其他貨品的市場；這貿易不像軍需品的貿易，而對我們是永久重要的；現在這種貿易因着日本要繼續購入軍需品的關係，已經減少了。

(十三)中止對日經濟援助會不會引起日本人民底惡感？

日本人民有許多值得欽佩的特性。我們討論對日本底軍閥不合作的時候，對她底人民不會有惡感的情緒的。相反地，這可以使日本底普通人民，認識軍閥所造成的戰爭對日本人民發生非常重的負擔，並認識戰事底很早的結束，是他們底利益。

現在的經濟援助底中止，對於日本人民不會有什麼損害，祇對於軍閥在中國繼續侵略戰爭的能力有所影響。美國人民現在很可以預料到，當日本底人民（指非軍人而言）管理他們自己的命運的時候，能夠對付國內重新建設時的極困難的問題。當這個時間來臨的時候，我們深切地希望美國供給公正的幫助和合作。

(十四)這種政策對中國人民有什麼影響？

這種政策可以限制中國人民因我們對侵略者的經濟援助而引起的損害，它可以重新恢復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的好感和誠實的信念。如果美國在現在的危險的衝突中，不能採取任何積極行動的話，這在中國方面看起來，是證明了美國底軟弱和虛偽。一方面我們個人或團體表示我們對中國人民的友誼和我們對國際和平及公義原則的信仰，另外一方面我們却繼續供給日本以大量的原料，用作屠殺的工具，同時我們

在這種悲慘的貿易中，飽滿私囊。中國人民歷來是愛好和尊重美國的；兩國都有普遍的友誼底結合。對現在日本底侵略行動的不合作政策，可以恢復和加強這種關係。

(十五) 這種禁運貨物的政策，對世界經濟情況有怎樣的影響？

這種政策幫助戰爭底結束，可造成國際經濟關係底很早恢復的可能；美國底利害和這經濟關係是有着不可分的聯繫的。

(十六) 這種禁運貨物的政策，對國際的政治情況有怎樣的影響？

這種政策對現在的衝突有結束的貢獻，也就是在積極的方面造成和平的路，而宣布侵略行動為非法。現在我們要向着世界和平新根基的計劃，更勇敢和實際地去實踐我們底責任。

(十七) 對於在太平洋上國際合作的新紀元底造成，美國能貢獻些什麼？

消極的貢獻就是堅決地拒絕再供給日本以對華侵略的援助，在積極的方面，要恢復國際條約底威信和神聖。

更積極地，美國人民有一種能力，在這時候的國際關係上，根據各國的平等和互惠，能夠造成新而遠大的關係。在是公義有力量而不是武力有力量新的太平洋秩序中，他們可以思想和工作。消極的和積極的貢獻，是相互地需要的。

尤其當這機會來的時候，美國能參與解放國際的經濟關係，造成新經濟底穩固和安全的根基，調整政治關係使中國人民有機會造成自己的命運，建設和平改革的新的機構和發展一種方法以阻止積極的改變，以及減少新的破壞戰爭底無限的恐怖。祇有在這樣的基礎上，國際的和平、繁榮和好感底新紀元才可以開始。

(完)

### 戰後中國紡織業動態(續)

#### 二、隸屬於日華紡織廠者

- 廠 數 五所(第三至第七廠)
- 紗 錠 一七四,八一六枚
- 線 錠 四二,二九六枚
- 布 機 (未詳)

#### 三、隸屬於上海紡織公司者

- 廠 數 三所(第一第二第三廠)
- 紗 錠 一一九,〇二四枚
- 線 錠 二三,三二〇枚
- 布 機 二,三二四台

#### 四、隸屬於同興紡織會社者

- 廠 數 (未詳)
- 紗 錠 九七,〇〇〇枚
- 線 錠 三〇,二四〇枚
- 布 機 一,四一二台

#### 五、公大、東華、太康、豐田、裕豐等廠

- 廠 數 (未詳)
- 紗 錠 四四一,九四〇枚
- 線 錠 八,二〇〇枚
- 布 機 七,〇〇〇台

完





## 祖國在回憶中 (續)

林阿因原著  
銘譯

### 人們問我的話

他們問我：「阿因，你想念祖國嗎？」

我回答他們：「啊！是的，我正想念祖國的幾件東西呢？」

他們又問我：「那末，你正想着些什麼？」

我回答他們說：「我想念的東西多啦，我想念着包車：

「可是，你爲什麼要想念着包車呢？」

「因爲那是很靈巧的東西，既不行的過快，又不行的過慢，下雨了，又可拉上篷，篷的前部有一小窗，我們可以從那小窗向外望去。」

「另外你再想念着什麼呢？」

「我還想念着祖國的菜，」

「爲什麼？」

「因爲祖國的菜好吃的緣故，只是這麼一點理由。」

「爲什麼單是中國菜好吃？」

「因爲中國菜有好幾個碟子，不像西餐那樣，一餐僅割着一塊肉片。」

「此外你再想念着什麼呢？」

「我再想着祖國的語言。」

「爲什麼？」

「因爲我們講着中國語言，大家都懂得了，現在我很不自在，因爲我講英語不大好的緣故，並且我在法國，連一句

法語都不會說，那更糟了。」

「再有哪些呢？」

「再有我們的家呢？我家有四五個當差的，我們又有一個可愛的花園和一個可愛的宅子。」

「難道我們在國外沒有這些的嗎？」

「有是有的，但祖國的終究是祖國的，我們的味兒是不同的。」

「那末，還有別的什麼沒有？」

「我們還有到夏天去那裏避暑的山，那兒沒有沙灘，有的是小溪河。這些都是非由於人力而由於天然造成的游泳池，我們隨便挑了一個夠深的處所便游泳了。有一次我們從城中回來時，在那裏游泳過的。沿路有的是可愛的水，我跟爹爹和媽媽就常在那兒游泳，誰也不會瞧見我們的。還有那可愛小溪河哩，有時我們口渴了便就溪河裏的水喝過飽。還有那上山坐的藤椅哩，是那裏舒服地。還有那高高的山峯呢。啊！空氣是那裏新鮮，充滿着祖國花木的香味。那兒還有壯健的褐色農夫呢，他們的牙齒，並不用什麼牙膏牙刷擦刷着的，可比我們任何一人的白淨呢，他們又是那麼樸實和正直的樣子。還有那農夫的兒女呢，他們並不吃着什麼雜他命A、B、C、D、的，他們兀自肥肥的，他們只吃着米飯菜蔬和一些肉類吧，遍山上這些農夫的兒女都是赤着半身，膚色醬褐地的，啊！我真愛瞧着這些，還有那靜靜的和尙呢。那

些白臉綠衣身材瘦瘦的和尚，提到他們信佛的說教，會使我  
 啞然失笑，但聽着他們怎樣誦經的，聽着他們怎樣去神龜前  
 合掌屈膝，兀坐靜默着的，啊！我真想祖國。」

「有這些事嗎？」一個美國人問我，

「還有什麼不？」

還有祖國的土地，祖國哪，祖國哪，我真想念祖國，那  
 個和西方各國不同的我的國家，我想念着祖國的什麼東西，  
 我想念着祖國的土地，祖國的人民，祖國的食物，祖國的習  
 慣，我只想念祖國，要是我們能在什麼時回國——無危險的話  
 ，那我們決定就回家了。那我們將怎樣的狂樂着呢？我記得我  
 們將去美國前，我們在一家大飯店內吃着茶點，我喝着「一  
 杯可，滾熱的呢？我那時當真發瘋哩，我再也不能喝；只想  
 下地板上跑着，那時我簡直瘋的不知幹着什麼的好。媽媽說  
 我得把那杯可喝完了。結果，那可把我的舌尖燙破了，  
 千難萬難的把那杯可喝了下去。那次是我所記得在出國前最後  
 一次幹着的情事。不久我們便離開了祖國。」

「可是現在呢？我的情緒比出國時越發高了，要如我的  
 腳踏祖國的土地時，我將怎麼着。」

重新回到我們自己的祖國，一大羣親戚朋友等着迎接我  
 們，那將是我最高榮耀的日子！我們又可以到處聽見祖國的人  
 啦，我們又可以很流利的講着中國話，不用打手勢啦。

「當差的都是中國人，什麼都是中國的，啊！我真想回  
 國去！」

(完)

## OUR MEMORIES OF CHINA

By ADET and ANOR LIN

EDITORS' NOTE: The following are excerpts from the forthcoming book *OUR FAMILY*, written—without benefit of adult revision—by the young daughters of the Chinese author Lin Yutang. Adet, sixteen, and Anor, thirteen. They are now living in Paris.

### Bastille Day in Paris

This morning we got up in the most unusual lateness. Because we went to bed late the night before. We got ready for the parade in the morning, and thus we went out. There was already a crowd. It was lucky that we still could get some chairs, but one cost ten francs. We got four of them. We all stood up on the four chairs as it was impossible to see if you sat down. There were six of us, but we got on quite all right. Then we saw far beyond us groups of men on horse-backs, on foot, and music bands. Beside us lay many tanks. They were all painted

mud and grass colors in order not to let the enemy see them. There were generals riding through the *Étoile*. There were soldiers beside the tanks. They wore blue cloths and iron helmets. They looked so ready to fight you that they looked as if any moment they might slap you. Then on top there were air-planes. It was just like thunder when they flew over. The pigeons got so scared that they flew round and round. Then there were big artilleries and all sorts of guns.

I looked over all these things and thought, "What are they for?" "To kill people." They show us how to kill people! Then I thought of the war in China, and the horrible soldiers beside the tanks. I imagined the bombs dropping down from the air-planes and all the things in action. They train soldiers to be killed. All the things in the parade were heroic but terrible when you think of what they are really for! They give that "kill people parade" to show us how the war is. That's our world!

ANOR

### Am I Homesick?

I have been asked so many times about this question since the time I have been out. The first year the answer was "not yet,"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cond year was "sometimes" and the last part of the second year until now was "yes."

At the first year I was all curious about the new world, the new people, the new language and the new ways. They seemed to keep me busy enough. China and Chinese were left aside for that while. Soon the new world became familiar, the new people became friends, the new language had gotten used to and the new ways were old by then, and one began to think about China and the old things. Sometimes in a pause the old scenes passed by and brought me to memory. But in New York there was really little time for home sicking. Hurrying to home and to school every-day and in the weekends we were always hurrying for movies or shops or any other things. In buses or elevateds or subways in neither of them could I think for they were going, going all the time. It had well kept me.

Soon I longed to be in China to be among the same people and same language. As outside in the streets people looked at you as a stranger and made one not at ease. And in every place there was this language of a foreign tone though I can well understand. That is something between myself and this English language.

I longed to be in China to be able to speak the mother tone to any shop keepers or bus drivers.

Then I remember in the S.M.C. girl schools what a good time I had had. There though the lessons were hard and work was a lot somehow I found time to enjoy myself among the classmates. We had little games in recess time which kept us cheerful for an hour of sitting straight. And I remember when the end of the school came when all the examinations were passed and for the nearly two weeks we went to school just to hear the marks of the examinations and play and wait for the first day of vacation to come. Many of us brought Ping Pong rackets and balls and we played ping pong either kneeling on the floor or on a large table composed of many desks. At most there were two teachers to come into the room everyday. But they had only come to tell us the marks of the examinations or to tell us to be

quiet and call the rolls. So we had a good time. Those who wouldn't play any games for the time could read the novels to their pleasure. That was my last few weeks in S.M.C. schools. I always recall these weeks.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exactly at the end of our first year abroad. The war brought us back a lot and to think of the falls of Soochow, Hangchow and Nanking where we have known pretty well and where we spent many of our vacations and "good times" there. To think that the gracious west lake is no longer enjoyable. No playing boats on the lakes, no pilgrims making the spring-time popular. War is war.

Chinese food we longed a lot to. At home we have Chinese food which is very nice and there are Chinese restaurants here too. But many dishes in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here we have never tasted before in China. Specialities were what we longed like the Spring rolls of our home town and pepper cakes of the South, which are impossible to get here.

One always likes the place better after leaving it. After I have been abroad then I felt many things which were common to me but are precious and beautiful now and I can better understand how and why are foreigners' impressions on China like that.

Really there isn't any special things which we longed but it is the atmosphere of being in the nation.

Below I shall list some of the things in China which I miss:

- the rickshaw which carries one from a bus station to our home in a rainy day.
- peddlars selling threads and needles and little things like that passing our gate every day.
- little services for the house maids.
- the little brooks in Kuling where no passer-by could see what we are playing.
- the gatherings on weekends when many of our cousins have returned from school.
- the afternoons in winter to sit around the stove and talk and read and chew melons seeds.
- the picking of flowers on tall trees in front of grand mother's garden.
- the seashore or sea beach where we picked different shell animals.
- the boiling "gathering dish" in winter.
- the roses of our garden.
- the visits to different relatives during the stay

in Amoy.

—the fair on April 8 in one of the Shanghai squares.

That was China before, but this time when we return to China things may not be the same. ADET

### What People Ask Me

They ask me,

“Anor, are you home sick?”

I answer them

“Oh, yes, I am longing for certain things in China.”

They ask me,

“But what things are you longing for?”

I answer them,

“Many things, for rickshaws . . .”

“But why are you longing for rickshaws?”

“Because, rickshaws are wonderful. It's neither too fast nor too slow and in rain we cover it up and the cover has a little window that we could see out.”

“And what else do you long for?”

“For the Chinese food.”

“Why?”

“Because it is delicious, that's all!”

“Why is it delicious?”

“Because they have more flavor and not like the foreign food, you cut a piece of meat during the whole meal.”

“And what else?”

“And the language.”

“Why?”

“Because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well and I feel like a foreigner here for I don't speak English well and in France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French so it's even worse.”

“And then?”

“And then the house of ours, we have servants at least four or five. We had a lovely garden and lovely house.”

“And we don't have it in the West?”

“Yes, but after Chinese is Chinese and our atmosphere is different.”

“So, what more?”

“We had the mountains that we went for summer resort which are not beaches and little brooks and the swimming pools are not built by men but by nature, we picked any place in the brooks that is

deeper or deep enough we go swimming. I once did as we came back from a town. They had lovely water along the road. I went and swam there with father and Meimei for nobody could see us. And the lovely brooks. We drank out of them any time when we were thirsty. And the sedan chairs. They are so comfortable. And the high mountains. Oh, the air was so clear and with all the Chinese flowers and trees. And there are those strong brown peasants who's teeth are cleaner than any of us without using toothpaste and they are so frank and straight. And the poor farmers' children. They are so plump without vitamin A, B, C, or D. They eat only rice and vegetable and a little meat. They were all over the mountain half naked and brown, Oh I enjoy to see that. And the quiet monks. The pale, green, thin monks. How they believe in Buddha make me laugh but how they sing at time, how they go and sit cross legged with two hand closed in front of the chest for contemplation! Oh, I long for China!”

“Oh yesh?” said the American.

“And what more?”

“And the Chinese land! China, China, I long for China. My country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All the things in China. The land, the people, the food, the custom! I long for CHINA. If we could go back any time without danger—without war in China—we have decided to go home. How excited I'd be!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leaving for America, we had tea at the hotel. I had cocoa, how hot it was. I was excited that I couldn't drink but stooped down on the ground and walked for I was so excited that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Mother said that I had to drink that cup of cocoa. So the cocoa burnt my tongue and I swallowed it down with great difficulty. That was the last thing I had. And so we left China behind us!”

“But now I think my excitement would be greater! How I'd be when my feet step on the China land again. Our own China again and there will be a whole string of people waiting for us. It will be my great day! We will see the Chinese every where again and will speak smoothly again without hands.”

“The porters will be Chinese. Every one will be Chinese! Oh, I want to go back!” ANOR

# 犯罪的故事 (二)

## 臥車命案的謎 (二續)

Freeman Wills Crofts 原著  
宋名譯

原來這時正在鐵路拐灣所在，鐵路左旁的一段人行道，在三等車頭等車走廊內燈光透射之下，隱約可辨。上面說過，那夜實在黑暗得利害，瓊司只見到這麼一段人行道，再往前看時，什麼都不見了。那鐵路是向右拐灣的，瓊司想，或者從右手窗外望去，可以多看到一些吧。他便大踏步跨到對面的窗前，將身依靠上行車軌道一面的窗檻上，再探首望去。

而前並沒有什麼信號燈呢。也沒有什麼表示停車原因的其他事物。但當瓊司轉過視線側向前面車身望去時，他可以見到在頭等車內有什麼事故發生了。在那車的前端，有人緊靠窗前舉手亂揮，似在使人知曉有急難情事發生了呢。瓊司便立刻飛速穿過三等車，直入頭等車，在這時的頭等車內，他看到了一片神秘奇特的情狀。

那時頭等車的走廊內，仍是空着無人，但是這時瓊司所最先行到，也是那車最後一個車廂的中間百葉窗，却已捲起了，瓊司可以從那車廂的玻璃窗看到車廂內共有四人。兩人正在緊緊地倚身對面窗外，兩人正在死勁的亂扯這面車門的門門兒，想開那門呢。瓊司馬上握住了那門外面的把手，意在協助他們開門，可是門內的兩人都用手指向隔壁車廂指了一下。瓊司便立刻依照了他們指示的方向，走到第二個車廂門前。

這車廂的中門百葉窗也已捲起了，同時這車廂這一面的車門也是沒有開。瓊司向玻璃窗門內望去時，他看到了按排在自己面前的一套悲劇。

車廂內一個女子在拼命似的扭着車門把守，臉色蒼白地，兩眼直直的，帶着一副絕頂驚懼恐怖的神情。那女子一邊不斷的拉着那把手，一邊不時的向肩後窺視，像有一個惡鬼隱在她身後什麼地方似的。瓊司一躍向前協助着開門，並且照那女子回頭窺視的方向看去時，他不由的倒抽了一口冷氣。

在那車廂對面向着機頭的一角裏，擁着一個女子的軀體，那女子軟軟的懶懶的倒着在那兒，頭部仰成一個不自然的角，深入靠墊，一條手臂纖弱無力的垂落座旁。那女子大約是三十歲左右的人，身上穿着紅褐色的毛皮外套，頭上戴着與外套顏色相稱的古式圓帽。瓊司並不注意這些，他的注意力全在那女子的前額上。在那女子左眉之上的前額上，有一個致命的傷口，鮮血不住外注，沾衣爲川，積成血池，眼見得那女子是不活的了。

但事件並不只是這麼便完了啦，在那女子對面的座位上，還倒着一個男子。瓊司可以看出那男子也是不活的了。那男子一定在出事時坐在那靠角座位上的，向前仆倒時胸部直壓在那女子雙膝之上，頭部俯向地板上。那男子上下被縛，正像捆在灰色外套內，怪醜惡的一段，頭上僅戴着一點點的東西在不斷的滴着，地板上兀自有一片深色可怖的漬水存在着。

瓊司使出渾身力氣拉那車門，只能動得分毫。那門始終只站在開露着，一時模樣的空隙所在，不知什麼地方給

東西塞住了，把一個女子和兩具屍身關在裏面。那女子和瓊司合力拉門時，車身已停住啦，瓊司馬上想到他這時可以從外面進去啦。

瓊司高聲招呼那女子，說明這個意思後，便轉身回到那車最後一個車廂那兒，想從此穿過跳下軌道，再轉入那屍身所在的車廂。但瓊司在此又遭遇阻礙，原來門內死命拉門的二人，仍自沒法將門開出。瓊司便拉住板手協助他們開門，立刻他便發覺到那車廂內的另外二人已經把對面的車門開放，接着跳下軌道去了。

瓊司忽然想到這時該是某號上行車到達這所在的時間了，爲了要趕速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的起見，他便加速穿過走廊，直入臥車，料想臥車內的車門一定可隨便開出，不生障礙的。果然在臥車靠近頭等車一端盡頭的向外車門便很容易的開了出來，瓊司便由此跳下軌道去。瓊司經過臥車時，大聲喚到一名侍役隨行，并命另一侍役即在原位站崗，不許任何人通過。瓊司即便和先前跳軌道的二人，合在一起，并告知上行車事，四人隨把那悲劇所在車廂的另外車門開出了。

四人的第一件要事，便是把那未曾受害的女子取出去，只這一件，難吧，麻煩的工作正等着他們呢。那門首所在全給屍身阻塞住了，窄窄的隙地，僅有一人工作的餘地。瓊司先命侍役趕速遍車找覓醫師去，一面便自己爬入車廂，通知那靠在走廊車門內的女子面向別處，接着便搶起那男屍，使仰倒靠角座子的靠墊上。

瓊司這時認清了那男屍的臉兒，是一副剛烈的顏色，鬚鬚光光的，粗暴的容貌，大鼻子，闊嘴頰，在右耳上頭頸上，受有槍傷一處，因係要害，故血流不止，照瓊司的目光看來，這人顯已不活的了。瓊司絲毫沒有遲疑一下，先把那男屍的雙足舉起擱上這邊座子，又把那女屍的雙足舉起擱上那邊座子，這樣車廂內地板上，除血水無法清除外，頓時乾淨了一下，瓊司把自己的手巾給遮蓋在那女屍的臉上，再把沾染血水的地毯捲了起來。

一夫人，這時可以啦，瓊司一面說着，一面便將那女子，面背男屍，引至車門口，自有人扶下車去。

這時那奉命尋覓醫師的侍役，已在三等車內找獲了一體，那醫師只略略的診視了一下，便斷言那被害的男女二人已斷氣多時了。那出事所在車廂的百葉窗都已拉下了，那直通外面的車門也鎖上了，瓊司便招呼跳下車來的乘客一一復歸原座，以便繼續行程。

那火快沿着車身，向後一路巡視過來，他說什麼機發脫了管啦，開車的只沒法把煞車起下來。接着便舉行了一次調查，果然在頭等車後端上發覺了一個已被轉動的鑰匙，什麼人已把那交通鏈一經拉動了，這其間的關係，普通人不大會明瞭的，原因那交通鏈一經拉動了，空氣就深入車身氣管與自然氣壓之間，把煞車輕輕壓了上去，不鬆分毫。繼續調查下去時，便發覺那拉鬆了的鏈子却在頭等車後端最後一個吸煙室內，那室內原有四個乘客，那拉鬆的警告是四人中之一人發出來的。於是把圓盤板正了，乘客也都上車回復原位了，列車在遲誤了一刻鐘工夫以後，繼續向北駛行。

在列車到達加力斯而站以前，瓊司早把頭等三等車內每一乘客的姓名住址和車票號數一一記了下來，并將頭等三等車和守衛車合併搜索了一次，結果，證實了一件要案，便是在被搜索各車的座下盥洗室內，行李中間，以及其他隱僻處所，並沒有發覺隱藏着任何人那會事。

臥車侍役之一白不來斯頓站停車奉命在臥車後端站崗，禁止任何人通過以後，直至搜索終了時，始終沒有離去崗位，他堅決表示着，在這些時間除瓊司一人以外，任何人沒有通過他站崗所在地。所以臥車內乘客的姓名，殊無記下的必要，車票的號數仍自摘錄下來。

列車到了不來斯頓站以欲，這件命案便交代給警察去辦理。那輛頭等車便隨時隔離開了，門戶窗子一概封鎖了起來，頭等車內的乘客，一一被追陳述當時經過情形，末了再加上了二次頂頂密頂嚴厲的偵查，這次偵查的結果，發見了些可供參考的新事物。

(待續)

本文原作者係 Freeman Wills crofts, 前期誤作  
Wilward Kennedy 特此更正。

青年
園地

# 僥倖的一羣

葉楓

這裏，十幾個內地的學校，和衷共濟地聯合在一起；一大羣共患難的同學，該是多麼地親熱？多麼地興奮？

可是，也許是神經太麻木了吧，一部分同學，好像還是無意識地甜睡在夢裏；他們和她們，依舊在「塵登」底掌握中打圈子，漂亮的頭髮，艷麗的領帶，挺括的「壳脫」，簇新的皮鞋；嘴裏嚼着留蘭香，巧格力；喉頭哼着表情曲，怪風流地！他們底富有彈性的步伐，刺鼻的芬芳，在燙髮粉臉，袒臂露腿的她們底面前，是顯得更精采了。

他們，她們，成羣地，談着，笑着，出風頭着，……上課是休息的時候，高興就聽上一些兒；要不然，就呆坐上一個鐘點，也許在想什麼，計劃着什麼；再不然，就索性伏在桌上打個瞌睡；好在乎而皮老，資格好，先生罵幾聲，有什麼關係？

在另外的一角裏，有許多人，是在埋着頭地預備考試，做筆記。他們（或她們）整天地皺着眉頭，上課聽講，下課自修，忙得連報也沒暇看。他們不高興聚什麼會，談什麼時事，人生；在他們底腦海裏，除了埋頭讀書以外，什麼都是「沒意思」！

自然，他們是絕對地相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但他們是在旁觀着，等待着，似乎抗戰和建國都不是他們底事。

這學校就這麼地消沉下去嗎？不，決不是這樣！當我們再向其他的一角去觀察的時候，就會發現，在許多青年底中間，充滿着豐盛的活力。

一股股的烏煙，瘴氣，並不能吞滅他們底青春；相反地

，卻反而催逼了他們底憶想，憶想起蓬勃的母校，蒼秀的故鄉。當他們凝視着這裏的陋簡得可憐的理化實驗室，圖書館和伶仃地安置在屋頂上的木馬，雙槓和跳箱的時候，就會回憶起以前在母校裏的一切；更會在他們底腦板上，刻印了這麼一句憤慨的話——是誰，把我們底母校吞滅了的？

誰，青大掛，嚴肅的臉，冒着火的眼睛，樂觀的態度，激昂的精神，……

他們除了在學業和人格上努力以外，有的在操練身體，也有在研討人生，更有在研究政治，宣傳，獻金，宣誓，……

「×××是布爾喬亞底典型人物，他媽的，祇會吃飯，看電影！」

「回老家去打，打回老家去，……萬一歐洲開戰，上海就……空說沒有用，還是來獻金！」

「我們應該聯合起來，不要再有狹窄的地方觀念；我們都是中國人，都要有一顆中國心！……」

熱烈的憤火在燃燒了！

於是，這裏就變成了一個矛盾的集合體：冷和熱；死和生；落伍和前進；反動和革命；……

十幾個內地的學校，被敵人破壞了的學校，在這孤島上，和衷共濟地聯合在一起，一大羣僥倖的青年，該是多麼地親熱？多麼地興奮？——可惜依然是散漫地，冷的太冷，熱的還不夠熱；在矛盾的集合體中，依然是可憐的一羣！

我們祝禱着那熱烈的憤火，會漸漸地旺盛起來；更祝禱着那熱烈的憤火，有一天會像火山一樣地爆發起來，把「塵登」和「死讀書」，全都焚燬盡盡！

## 學生生活素描之一——吃麵

夏知

下課鐘剛打完，學生一連串的向樓下走去。

小陸走到電梯旁，揀了電鈴，回過頭來，眼睛一睜，向阿良說：「喂！阿良，來罷！一同趁趁下去，橫豎沒有什麼關係的！阿良朝小陸望了一眼，微微一笑。一面走着，一面想：『五府樓，現在尙祇四層呢，哼！下星期也學學小陳那傢伙的槍花，去領一張電梯 Pass 來吧！』」

「喂；阿良！那兒吃飯去？」張公義問阿良，「沒錢！吃山東大包子去！」張公義聽見阿良提出了『大包子』三字，立刻用手塞在阿良的頸中，恨恨地說：『長頸鹿！你這傢伙，人家好好的問你，你又打起越來了，好吧！你喜打趣，先請你嚐嚐咱的手段。』阿良生平最怕癢，何況又長又粗的頸頸，終是露在外面，現在覺得一陣奇癢，就吃吃的笑了起來，氣喘喘的說：『好！好了！我！我討饒了，下次不敢了！』「那末吃什麼去？快說！」「哈哈！你！你先放手！一同吃麵去！吃麵去！」

阿良張公義到了麵攤上一看，一排位子早已有許多人捷足先登了！

「喂！老板！兩碗小肉麵，」阿良就這樣的吩咐了下去。

阿良看見許多人都正在狼吞虎嚥的大嚼，沒有自己的位子，向老板大胖子說：『位子有嗎？』老板正在煎排骨，見阿良問他，升起了腰，那油膩的手向額上一揩，對夥計說：『小寶！帶兩位小開到新的紅木檯子上去坐吧！』

張公義聽了紅木檯子，新的紅木檯子，連忙拉了阿良跟着夥計走。

張公義阿良見了那雙新的紅木檯子，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所謂紅木檯子，桌上堆着洋燭的油，漆已脫落了許

多，沒法，夥計放下了兩雙筷走了。

二個人坐在檯上等候，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公義是急性的人，立起身來，跑到老板那邊說：『喂！兩碗小肉麵，忘了嗎？』「噢！來了！來了！小開！是什麼麵？」「噢！小肉麵！」「小開！小肉沒有了，排骨麵吧！」「好好！隨便！快點！得了！」

又是好一會兒，麵仍沒來，這可惱了阿良，立起身來，三步改作二步，跟老板講理去；「幹嗎？人家慢來吃的，倒先好了，難道我們不付錢的嗎？」

那知剛走幾步，麵倒送來了，送麵來的那個老頭兒跌跌冲冲的走來，巧和阿良撞了個滿懷，尙好，阿良躲避得快，祇滴了些麵湯，阿良本來怨氣冲天的來講理，現在又擦了些麵湯，剛想發作。這個老頭也很識相，一面拿了手巾來揩，一面說：『小開！對不起！要緊嗎？要緊嗎？』……阿良一聲不響，見是個老頭兒，只能把氣咽下去了一大半。給了他一個白眼。

老頭兒見沒事了，「噢！」的吐出了一口濃痰，一步一步的走了。

這時，阿良走了回檯子邊，看看衣服上，想起了一口濃痰中，不知有幾千幾萬微生蟲在肉面，盯住了那碗排骨麵，不敢下肚。倒是張公義，心急，一筷一筷地吃了個光。

阿良見時候不早了，人也走得差不多了，硬硬頭皮，一口氣把一碗麵吞了下去，連排骨也不要吃了。

張公義用手帕揩了揩嘴，對阿良笑笑，阿良也對他苦笑了一下，看看衣裳喊着：『明天吃麵包去吧！』

x  
x  
x  
x